

春秋家說卷二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文公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爲貶則削者之
無譏可知也以削爲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祀蒐狩
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卽位有故則不書故知
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
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尙質質從乎情周
尙文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議與汪者各挾所

值而不相成也議者不值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
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值審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
不遠乎情故崇殷禮者挾總己之說責嗣子以其情將欲
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窺大位曰必爾以終三年之愛而
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議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
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
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將遂
稅衰麻弛邊密錦衣玉食軒縣佾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
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爲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飭
粥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冕服以告廟臨

羣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喪次禮也踰年卽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文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旨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焉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昇臣民之所待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疆惟恤夫豈食稻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衰絰可以臨堊室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爲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旣與喪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卽位之寃焉爾夫疏衰之三

年固不可斯須去也禮有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反
次而後反服是伸之斯須而不廢其庸哀文之所以不害
質也卽先君之位承先君之國以終始先君之大事其視
兄弟之喪不尤重乎伸斯須之冕以共天命亦何疑邪故
孟子之所告滕文公之所行盡之矣服食達於庶人命戒
廢於在殯周之道春秋之法如是焉耳孔子曰古之人皆
然周不爾也周不爾而子從周弗從殷矣

非其所保而有獲苟不審乎進退之則去就之正爲亂而
已矣衛自滅邢而其志張成公用之終始以與晉爲難身
屢辱國濱亡殺其冢卿而僅得免春秋書晉侯伐衛衛人

伐晉其忿不思難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
晉勢也君子非獎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獎
非義者也伐而相報亢如其敵君子斯以咎衛而獎晉矣
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黨也有伯而天子下替有黨而
公論下移故伯之與黨治世之所謂害也然夏之昆吾商
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杜唐之裴
李元祐之雒蜀萬厯之東林終以存士民之綱紀伯竭其
力黨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恆起而敗之故君子
惡之深焉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削子弟大臣之權
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

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黨乃任文法斥議論廢臺諫以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亢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者君子之所惡審矣君子之以獎伯而伸黨人也治衰世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於惡以爲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閒君子小人之恆也幸小人之稔於惡以操其慙而利所欲則君子行而小人心矣且夫所惡於夷狄者唯其嗜利滅義安忍賊仁禽行獸鬪而不知君父耳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猶將惡之爲其足以爲此而不難也乃旣已成於大慙矣

則君子之怵惕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墮惡己盈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弑顧與蔡般之弑固無異詞無異治也斯以爲仁之誠義之克持君子之道以正天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克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蔽疾流而去之無所畱也如利刃之加物悉割而割之不有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弑父與君之爲大愆痛心疾首而忍以爲幸也乎西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俺荅父子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

以救敗亡而不給況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恆治人無恆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子無恆予人無恆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爲亂旣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復予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苟睦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南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覬爭中國者秦而已矣晉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以使秦之爲亂人昭著而無所掩於是而爵晉侯以大之

狄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置之於裔夷而弗與治矣秦非恆亂人也潰晉以潰天下欲雖未逞而志已極也故治亂者因時懲亂者因志撥亂世反之正弗操一恆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流而不窮

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繼楚而受誅書議道於朝廷者也春秋諸侯侈外國忘內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誓與魯列而踵周春秋敕法於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屬雖有惡適以自敝不及於天下

而秦禍中於中國故列國之貶削有平詞而夷秦於吳越
迨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卻吳全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畧之
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
外矣春秋無恆子奪六經無恆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
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襄之讎秦不遺餘力春秋無
貶詞不與秦之爲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夫
以背惠責晉襄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矣戴天子承先君
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
趨利背公而死黨者也況乎狡焉介戎狄而生其憚冒之

心始以惠餌終以惠挾將殘友邦而替王室者哉臣懷惠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惠如爵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逮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也故曰小人懷惠戕仁賊義胥此焉成之矣且夫秦之爲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歆於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圉而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蠹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突厥以惠收唐契丹以惠收晉墮其餌中而弗受其斃者鮮矣渭上之師僅救其危桑維翰之謀不療其敗悟之速則徙義而支於已壞迷之不反則力爲之盡而以自亡舍日星之大義顧熠燿之末

光則豈不悲夫使晉襄者顧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申
不恤伯業下不恤友邦息殺之師引彭衙之咎廢取汪圉
祁之役以惟秦命其不與童貫孟珙貪餌以喪天下者幾
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伸伯討也爵晉侯之伐秦顯伯功也
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滌先君之垢以自免於小人也
禮議自下成之於上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成其惡於文公
也惡開於臧辰而成之於公不分惡於下也故有國者議
道莫審於辨姦姦者道之賊也辨姦之道以言爲類不以
言爲質者其初終揆其從違察其所自歆發其所必護而
姦無所容矣故夫臧辰之以尊禍蠱文公非徒然也辰之

所欲附僖以爲功辰之所護絀閔以逃罪蓋辰者莊之末
年已執魯政般閔再弑叔仲再逆推國之存亡於年少位
卑之季友浮沈於逆亂之廷而不舍其位則其初終從違
之際不可揜矣乃所附託以自爲功者僖之附伯苟安傳
之嗣子容容多福已耳故其以仲僖也非固有愛於僖也
僖未之仲則閔不得誅閔不得誅則閔固辰之君也閔固
辰之君弑而辰不問辰不得免於惡矣惟仲僖以長則閔
若不可以立閔不可以立將慶父可弑而辰可弗問於是
乎辰可以爲社稷之宗臣而持權於魯操此心也自非文
公灼見其姦矜其邪說豈夏父之流可以口舌爭逆順者

乎閔弑魯亂僖公立以靖國正也無待於詘閔而後伸者也僖立以正惟無嫌於爲閔之臣故無愧於爲魯之君辰不使僖爲閔之臣則亦與辰之浮沈於賊者同乎亂而不足以及君魯故文公之以大正事親者正僖之臣閔而僖光矣此之不謀詘君父以爲姦人之淵藪沒其大正而陷之不正文公之成乎惡也奚容辭哉嗚呼辰之爲言亦榮親之說制人子以必從者也惟考辰仕魯之初終以知其所護就斯情窮而許見可不惑矣故夫姦人者無一言之可聽者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非是之謂也言加於君父非其人者之得言人黨於賊亂終不復有一言之可聽

故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非其言之盜也盜者之言甘亦盜也知盜以知言而惡其免夫

皇然舉六國之師加之孱弱之沈大其名曰伐而曰言其潰以是爲不相當之詞也而晉憊矣師之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長子者剛大之智也弟子者纖輕之慧也故師尙大智不貴纖慧晉之憊爲之也晉之得伯也以威楚伯也城濮以後八年於茲楚旣內有懲心晉方外有秦忌襄代文起未嘗一有事於楚於是而懼其寒也寒於楚則將寒於伯無以荅諸侯之望矣顧欲全師以向楚則不給分力以搖楚則不能無已而姑小試其南向之師加

諸易潰之沈蓋自以爲慧之得而不知其纖已甚矣楚探
其志而知其無如何也且效之尤而資以相報也不旋踵
而姑用之江江已滅而再用之六卒之沈不益晉而江六
益楚則得失利敗之多寡不相償而反負矣晉之有秦難
楚之有內亂無以相及均也無以相及而姑試之弱小者
又均也乃其得失多寡利敗之不均也如此豈徒遠攻近
取之勢有便不便哉纖慧之爲用利於小人而不利於君
子□□□□而不利於□□其來舊矣巧者無義之可尊
而始尊者也有義可尊舍義而尊巧開巧竇以延□□小
人之入則黠詐貪沒之尤便其不相敵也豈有幸哉詩云